



往事情怀

## 回不去的童年

文/董国宾

很多人怀念童年,总念叨星空、蝉鸣、旧时光。可我真正回不去的,从来不是笼统的年少光景,而是某一个具体的人、一件再也复刻不了的小事,和一份被时光悄悄没收的温柔。我们总以为童年落幕于长大的瞬间,后来才懂,它是在某个寻常的离别里,戛然而止,从此只有回忆,再无归途。

我的童年,牢牢系在外婆老院那棵老梧桐树上。不同于旁人五花八门的童年趣事,我独有个无人复刻的细碎执念——捡梧桐花。每到暮春,梧桐花簌簌飘落,淡紫色的花瓣铺满地,风一吹就轻轻翻滚。那时的我格外执拗,总蹲在树下,一朵一朵捡拾完整无缺的落花,小心翼翼捋平褶皱,整齐码放在外婆的旧搪瓷方盘里。

外婆从不嫌我贪玩耽误事,也不怪我把院子弄得乱糟糟。她总会搬来矮凳陪在我身旁,手把手教我将落花摊开晾晒。她说晒干的梧桐花温性安神,攒得多了,夏天装进布袋,就是最好的驱蚊香包。整个暮春的午后,没有电子产品的喧嚣,没有匆匆忙忙的步履,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,和祖孙二人安静拾花的温柔光景。那时的快乐极其简单,慢慢捡、慢慢晒,静静等待花香沉淀,就足以填满一整个季节的欢喜。

盛夏的夜晚,是童年最温柔的底色。晚饭后,外婆会把清凉的竹席铺在院中,我蜷在席子上,看漫天繁星铺满夜空,听她摇着蒲扇讲老旧的坊间故事。蚊虫被扇风驱散,晚风裹着草木与落花的淡香,温柔地裹住整个小院。我最期待的,是她睡前的小动作:捡一朵晒干的梧桐花,轻轻别在我的枕角。那一晚,枕边自带清香,梦里都是晚风与星光,安稳又治愈。

那时我总天真以为,梧桐年年开花,外婆岁岁常在,这样温柔的夜晚会循环往复,永不消散。我认真攒着每一袋干花,细细珍藏每一个香包,笃定地以为,只要花还在,这份安稳的童年就永远不会走。

真正的告别,没有轰轰烈烈,只有猝不及防的物是人非。那年我升入初中,被迫早早住校,收拾行李奔赴新的生活。临行前的春日,梧桐花依旧如期盛放,可我再也没有时间蹲地拾花。外婆依旧习惯性捡拾落花、

晾晒封存,默默攒了满满一抽屉香包,等着我回家。

可我学业渐忙,归家的次数越来越少。后来某个假期返乡,推开熟悉的院门,第一眼就看见空荡荡的梧桐树下,落花满地,无人收拾。屋里的旧搪瓷方盘静静摆在桌角,落了薄薄一层灰尘,抽屉里的香包早已干枯褪色,花香散尽,只剩干枯的花骨朵,僵硬又萧瑟。

也是那一年,外婆再也无力弯腰拾花,再也不能为我扇风驱蚊、缝制香包。曾经满院的温柔烟火,瞬间清零。那一刻我骤然明白,童年的结束,从不是十八岁的成年礼,而是当你归来,再也没有人愿意陪你做幼稚小事、为你珍藏细碎温柔的瞬间。风景依旧,花期依旧,唯独那个偏爱你的人、独属于你的温柔仪式,彻底消失了。

如今我走过无数春夏,见过万千繁花,却再也没有蹲下身捡拾一朵落花。长大后的世界,人人都在奔赴结果,没人再执着于收集细碎美好,没人再耐心等待一朵花的沉淀。我们拥有了精致的生活、便捷的万物,却弄丢了慢下来感知美好的能力,弄丢了专属年少的纯粹与赤诚。

我终于读懂,童年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,从来不是因为无忧无虑,而是因为那时有人愿意包容你的幼稚,接住你的细碎欢喜,把平淡的日子,熬成独属于你的浪漫仪式。那些看似无用的小事,那些温柔琐碎的偏爱,是成年后再也求不到的奢侈。

世人都说,童年用来治愈一生。可我始终觉得,真正的成长,是读懂童年的失去后,学会自我圆满。我们回不到那个有人为我们拾花制香、遮风挡雨的年纪,也再也遇不到毫无保留偏爱我们的温柔。但那些被好好爱过、认真温柔过的记忆,早已刻进骨血。

所谓长大,就是从前有人为你收集人间温柔,往后你自己成为温柔本身。拾花的少年早已长大,梧桐花依旧年年盛开,逝去时光无法复刻,远去的温柔无法重来。但我会带着这份独属于我的童年记忆,善待岁月、温柔生活,把曾经被偏爱的美好,慢慢还给往后的人间。

昨日重现

## 童心永远鲜活

文/汪恒

初夏时光,温柔且闲适。

闲暇时,爷爷又拿出几张旧报纸叠方宝。布满皱纹的双手格外灵巧,折边、穿插、压实,整套动作娴熟利落,片刻之后,几枚方正厚实的纸方宝便成型了。他笑着将方宝递给我:“到楼下的空地上去,我们再玩玩摔方宝。”简单一句话,瞬间勾起满满的怀旧气息。

几十年前的乡村,摔方宝是孩子们最热衷的游戏。上课的课间、放学后,学校空地、农家晒谷场,处处都是孩子们的天然赛场。大家揣着亲手叠的方宝两两对决,轮番上阵,俯身、抬手、摔下,干脆利落。将方宝狠狠摔在地面,只要打翻对方的方宝翻面,就能赢走对方的方宝。简单的规则,让一群孩子玩得尽兴又热烈,乐此不疲。

想要玩游戏,先要备好方宝。爷爷说,为了集齐材料,他们总能想出各种办法。旧课本、废旧报纸、烟盒纸,都是抢手的好材料。不少童年趣事,都和叠方宝息息相关。有的孩子输光方宝,没有玩的了,就会在材料的获取上走上“极端”。同村的黑皮,偷偷撕掉姐姐的作业本来叠方宝,姐姐发现后挥起拳头要打他。黑皮撒腿就跑,姐姐从前湾追到后湾,抓到后把他暴揍了一顿。

还有不少孩子时时惦记着父亲手边的烟盒,目光频频落在那方寸物件上。待盒中香烟尽数抽完,他们便迫不及待一把抢过空烟盒。小手细心抚平盒身褶皱,仔细修整边角,认认真真将纸盒反复对折压实。简简单单的烟盒,在孩子手中几番摆弄,就变成最爱的方宝了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类似的一张普通的废纸,撑起了孩子们整个童年的欢喜。

摔方宝看似粗放,实则颇有技巧,并非只靠蛮力。爷爷说,他们一次次奋力甩臂,将方宝重重摔落,纸张落地的脆响,是乡村童年最鲜活的配乐。不少孩子玩到手臂发酸、掌心发红,心跳加速,依旧不肯停歇。游戏有输有赢,偶尔也有小争执,却丝毫减不了玩乐的兴致。爷爷深谙其中门道,懂得把控角度、力度与落点,年少时的他,是玩伴中妥妥的“常胜将军”。

说起儿时战绩,爷爷眼底依旧藏着骄傲。凭着娴熟技巧,他总能收获满满,每天放学后,数场“争斗”下来,他的书包都被方宝塞得鼓鼓囊囊。这沉甸甸的书包,是他最引以为傲的战利品。走在放学路上,被一众小伙伴围着羡慕称赞,那份成就感,爷爷的脸上泛着红光说:“丝毫不输如今的当红明星。”那大大小小的方宝,盛满了他年少时的热闹、纯粹与热血。

数十年光阴流转,当年在晒谷场肆意奔跑的孩子,已然满头华发、步入暮年。半生风雨磨去了年少莽撞,却从未磨灭他心底的童真。如今新奇玩具层出不穷,可爷爷依旧偏爱这朴素的纸方宝,闲暇时便叠上几枚,拉着我在楼下玩耍。几个回合下来,我看着爷爷专注玩耍,赢了游戏时眉眼弯弯、眼底熠熠生辉的模样,心中满是温暖。

原来,每一个长大的成年人,都曾是肆意奔跑的孩子,心底都住着一个未曾长大的自己。方宝虽小,却承载着一代人的童年记忆,也印证着最温柔的真相:时光会老去,岁月会更迭,但藏在心底的童心,永远温热,永远鲜活,从未遗失。

风铃版投稿邮箱:

lybdx1862@163.com